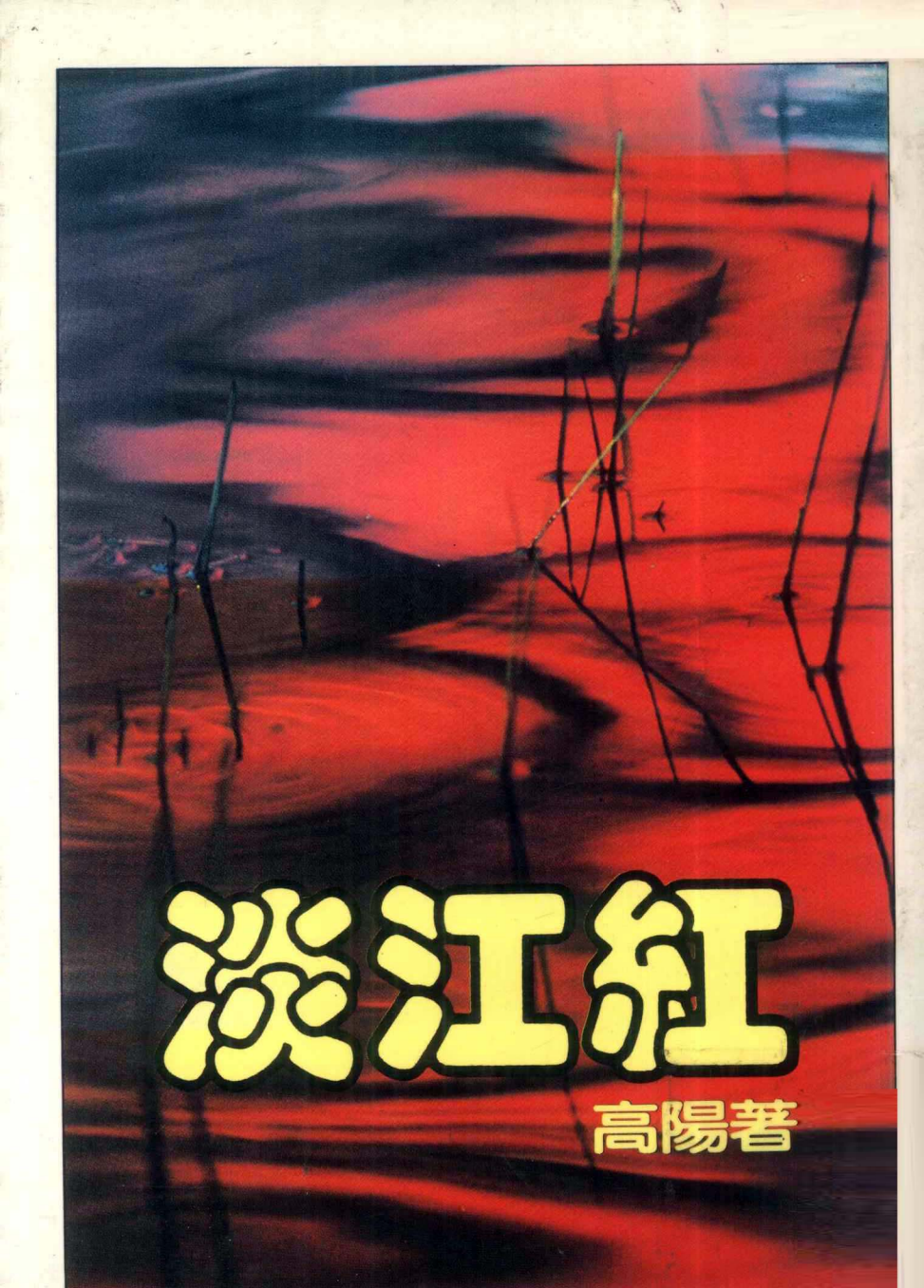


An abstract painting featuring a vibrant red and orange background, suggesting a sunset or sunrise. Dark, silhouetted reeds or thin trees are scattered across the scene, some standing upright and others leaning. The overall mood is dramatic and atmospheric.

淡江紅

高陽著



皇冠
CROWN

〈註冊商標第173158號〉

皇冠叢書第998種

淡江紅

高 陽 著

發行人：平鑫濤

出版發行：皇冠文學出版有限公司

台北市敦化北路120巷50號

電話：7168888

郵撥帳號1526151-6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5013號

印刷者：皇冠印刷有限公司

台北市西園路2段140巷49號地下室

電話：3061972

著作權：台內著字第26776號
執照字號

初 版：中華民國七十三年 三 月

第 五 刷：中華民國八十一年 八 月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如有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本社更換

本書定價：新台幣180元 港幣60元

國際書碼：ISBN 957-33-0817-7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淡江紅

高陽著

高陽的作品

1

百萬人口的臺北，有四十多路公共汽車，其中最有名的該數零南路了。跑這一路的车子，司機、車掌，在乘客眼中都是比較好的；公車處凡有什麼新花樣，像裝擴音器到站報名囉，禮貌運動囉，特選南部優秀車掌參加服務囉，都先要拿到零南路上來表演一番。這可能由於零南路的所經路線，都是臺北市有名的馬路；介壽館、行政院、立法院、監察院，還有司法大廈、財政部、內政部這些大衙門都在這條路線上，或許爲了觀瞻所繫，或許因爲國會議員和高級官員與之所至，也常有搭零南路車的機會，所以公車處不敢怠慢。

如果再要找一個理由，那一定是爲了尊重臺灣大學的緣故。零南路公車等於臺大的校車，幾千學生上學、放學，到西門町看電影順便談愛情，一車來，一車去，乾乾淨淨，文文雅雅。他們不像小學生那樣鬼吵鬼鬧；也不像中學生那樣晃盪着大書包橫衝直撞，有時還儘找車掌的麻煩。他們是公車處的好主顧。

是新學年開始不久，十月初的天氣，依然驕陽如火；下午四點鐘正熱的時候，街上行人稀少，零南路臺大站上，也祇有疏疏落落五、六個乘客，章敬康排在最後。

從公館方面來的車子到了站，車上乘客並不算多，但因天熱，每一個人坐下來以後，都適張了自己的空間，所以等康章敬上車，祇剩下了一個座位；他毫不遲疑地佔有了。

坐下來一轉臉，他才看到他後面還有一位乘客，是個很漂亮的女孩。她扶着車門旁邊鋁質的柱子，很悠閒地哼着一支舞曲。聲音極輕，可是他跟她的距離到底是太近了，仍能聽得相當清楚；對於熱門音樂，他不算門外漢，一下就聽出來那是最近正流行的，白潘的一支新歌。

在極短的時間以後，他忽然驚覺，滿車的人都有座位，獨讓一個女孩子這樣站着，是一個令人很看不下去的場面。這樣想着，他已站了起來，讓開一步，左手握着原本的凱恩斯的『經濟問題』，右手掛在吊桿上，眼睛斜過去向她看了一下，好像在問：『為什麼不坐下來？』

她拋過來一朵甜笑，一直等坐下來還仰視着他，明亮的眼中湧現着欣賞和感謝。

他倒被她看得有些不好意思了。同時他也覺得這是一件太小太小的事，不值得她付出那樣多的感謝；因此覺得有些不安，便把眼睛轉向窗外，裝做無所謂的樣子。

可是他心裏實在放不下，他無法不去看她；拿手帕擦擦汗，翻一翻書，想出許多小動作，目的祇是便於扭過頭去偷覷她一眼。

而每看一次，他都得到極大的滿足。那是快感還是美感，他弄不清楚；或許快感是由美感所生，他也無法去細辨，祇是每一次視線離開她以後，立即又想再看她一眼。

『南海路！』車掌在喊。

他身子動了一下，眼望着車門，正有幾個乘客上車。這給了他一個考慮的機會，他原來是準備到中央圖書館去的，南海路正是他該下車的地方；但現在他似乎覺得有些戀戀不捨了。

乘客已經上了車，車掌却未關門，並且注視着他。他知道她已經發現他準備下車，特地在等他；這便不容他再作任何考慮，慌慌忙忙地下了車。

鈴聲一響，汽車很快地遠去了。他才發現自己覺得非常不對勁，好像失落了一樣心愛的東西，而又記不起是如何失落的。

這份悵惘空虛的心情，一直帶到中央圖書館，他對於他自己所做的一切，是怎樣去到了目的地，借了些什麼書，都不甚了了；眼睛倒是一直停在書上，也一直在往下讀，然而一個字也沒有讀到腦子裏去。這樣直到天黑，他才如夢初醒，看一看自己所借來的那本『數學經濟』，翻在第四頁上，而印象中記得已讀到第二十七頁，是什麼時候翻回來重讀的呢？想想，連自己都覺得好笑了。

抬頭一看，壁上的電鐘指着七點十分；他有些着急，回家的時間太遲了。

這使他暫時拋開了一切的胡思亂想，加緊脚步，趕回家去。

果然遲了，飯菜已經擺在桌上。他的父親坐在堂屋裏籐椅上，也不看報，也不喝茶，抱膝凝望，似乎很無聊地在等他。

『怎麼這麼晚才回來？』章老先生用帶着愛憐的口吻責備他。

『我在中央圖書館看書。』

『看書也該記得時間啊！天黑了，你都不知道？』

『爸爸，你不該說他。』章敬康的大嫂陶清芬正從房裏出來，笑着幫他說話，『老二看書看得廢寢忘食，你老人家不誇獎他幾句反埋怨他，連我都不服氣。』

章老先生沉默着，章敬康臉上却有些發燒，他是個很誠實的人，本無意說假話；但這時自然也不便說穿，是爲了一個萍水相逢的女孩子而神魂顛倒，祇好默不作聲。

『吃飯吧，菜都快冷了。』陶清芬說。

『大哥呢？』這時他才發現他哥哥章敬業不在家。

『有應酬，不回家了。』

於是大家一起坐下來吃飯。陶清芬一面照料她的五歲的兒子臺生，一面不住地看章敬康的手；他覺得有些詫異，看看自己的手上和身上，並沒什麼異樣啊！

『大嫂！』他終於忍不住發問：『我什麼地方不對？』

『我在想，』陶清芬看着她公公說：『老二該再買個錶才行。』

原來如此，他不由得向陶清芬報以感激的一瞥。他原有一個手錶，是他考上大學那一年，他父親用年終獎金買給他的；不想上學期在水源地游泳丟掉了。半年來沒有個錶真不便，可是他知道家裏的經濟情形；何況，本來有錶是自己丟掉的，更不便再開口提出買錶的要求。現在，陶清芬替他把他心裏的話說了出來，自然會使他感到非常欣慰，並且由衷的佩服；到底是賢慧的主婦，

對家裏每一個人，都是那樣體貼得無微不至。

然而，他也有一些擔心，怕他父親會想起他丟錶的事而責備他；那知完全不然。

『我也想到了。我們那裏馬上要辦鐘錶的分期付款，我替老二買一個。』章老先生又說：『要畢業了，起碼也還要做套把西服，讓我來想辦法。』

『不！』充滿了歡喜感激之情的章敬康，搶着說：『畢業還有一年，而且要受預備軍官訓練，根本用不到什麼整套的衣服。』

『傻話！』做父親的說：『大學畢了業，就算踏入社會了，那可以一套出客的衣服都沒有？祇要你自己努力，將來能够自立，這些踏入社會的準備工作，我跟你大哥總會替你想辦法的。現在祇要你用功上進，別的什麼都不用你管。』

章敬康記住了他父親所說的每一個字。飯後和他的小侄兒玩了一會，隨即回到他自己的房間，開始自修。

一走進那間六席大的書房兼臥室，祇見一片溶溶的月色，從木格窗中透進來，洒在地上，形成一種很新奇醒目的黑白圖案。他不忍開燈破壞了它，坐在窗前的藤椅上，靜心欣賞。窗外是幽靜的小院子，種着木瓜和鳳凰木，秋來依然枝葉扶疏；微微的西風，不時飄過，帶來了秋天特有的沁人心脾的爽氣和涼意。

然而他的心頭却還另有一種溫暖的感覺。想到了剛才飯桌上父親和大嫂的話，他情不自禁地哼起了 Sweet Home 那支曲子。

他的家庭並不富有，甚至離小康的程度都還有一段距離。父親是中央部會的中級官員，堅守崗位，三十年如一日；兄弟兩個，大哥敬業走了他父親的路子，也是個標準的公務員，結了婚仍舊住在一起。母親故世已經十年了，幸好大嫂賢慧能幹，一手主持中饋，把個家撐了起來，他父親常向親友們誇獎說：『清芬是我們家的棟樑。』他完全同意他父親的看法。

雖然章敬康沒有較好的物質生活，也沒有母親，但他仍舊感到非常幸福，因為他一直生活在愛的煦育中。父親的管教似乎有些嚴厲，大哥對他也拿出做長兄的氣派，可是他們永遠在關注着他的，而且也非常尊重他，就像他考大學時，父親主張讀理工，大哥建議唸外文，結果仍舊按照他自己的志願，選了經濟系。

大嫂更不必說，他是她一手帶大的；『長嫂如母』，他充分了解這句成語的涵義。也因為有了大嫂的『母愛』，才平衡了父兄的出於愛人以德的督責。他知道家庭對於他的期望，每年的學費在這個清苦的家庭中是一筆沉重的負擔；儘管父親戒了酒，大哥捨不得看電影，大嫂在菜場裏買幾個蘿蔔都得斤斤計較，而對他的供應和要求，總是儘量使他滿足。這是爲了什麼呢？爲了鼓勵他上進。

這樣想着，他便懂得了他現在要做的是什麼；立刻開了燈，專心一志地把每一分精力都投注在他的書本上。

『老二，十一點了。』是陶清芬的聲音。

竟十一點了，他驚訝時間過得好快，但今夜讀書的興趣十分濃厚，便應了一聲，仍舊埋頭在

書本上。

『明天你第一堂有課，洗了澡早些睡吧！』陶清芬站在門口又說。

『不要緊。』

『綠豆湯在廚房裏，你吃了吧！夜深了。』

他心想：如果不睡，大嫂一定會惦記着他也睡不着；一會兒起來看看，一會兒催促他一兩句，何苦鬧得她不安寧？

『好了，大嫂你請回去吧！我也要睡了。』

他真的喝了綠豆湯，洗完澡就回房睡覺。關上燈，月光斜照到床前，他睜眼看着，一點睡意也沒有。

『這時她會在做什麼呢？也像我一樣在看月亮？』

他忽然想到了那個女孩。但他馬上警覺到，自己應該把全副精神放在課本和畢業論文上，絕不容許爲她而分心。於是他強迫自己把思維轉到經濟學上的許多問題中去，但那就像把一個過大的枕心塞到較小的枕套中去一樣，這面掀下去，那面鼓出來，他的任何排斥她於頭腦以外的努力，都歸於無效。

一賭氣，他索性聽任自己去幻想。於是，剛見面的她，完完整整地呈現在他面前了。

她穿着海軍藍的牛仔褲，腳下一雙男人穿的『懶佬鞋』；修長的雙腿，托着纖細的腰；上身一件極短的淡藍襯衣，左襟綉着一朵含苞待放的玫瑰。襯衣下襬像海盜裝束似地扣着一個蝴蝶

結，這樣腰圍就更顯得小，而胸部又嫌有些誇張了。但他看得很清楚，鼓起在襯衣下面的胸部，並非虛有其表，它確有着充實的內容；雖不像成熟的少婦那樣豐滿，可決不是『奧德麗平原』。那麼應該是怎麼樣一種美妙的面和點的組合呢？……

他忽然覺得臉上發起燒來了，他譴責着自己，不應該淨往這方面去幻想，那代表的是肉慾，對聖潔的處女是不可原諒的褻瀆。

於是，他使『視線』上移，從象牙色的長長的脖子看到她的臉。

她的臉孔是無法歸納爲那一類型的，祇有上帝揮動畫筆，才能描繪出那樣神奇的線條。大致說來，她是鵝蛋臉，一種代表善良、溫柔、熱情，能使人覺得易於親近的臉型；那小巧的嘴，端正的鼻子，一彎新月似的眉毛，無不配置得恰到好處，尤其是那雙明亮的眼睛，流盼之間，閃耀着鑽石一樣的光芒。如說它是『靈魂的窗子』，這就是一面能令任何人駐足仰望的窗！

然而，如果沒有她的專爲他而發的笑容，那麼他在他不過像一幅達文西的畫，或者米蓋朗琪羅的雕像，祇有藝術欣賞上的意義。

他會有過好幾次在公共汽車上，讓座給女同學或別的女孩子的經驗，他們的反應，多半太矜持，欠大方；當然也有含笑致謝的，但那常是不成熟的禮節下的笑容，看來並不美。像她那樣，純粹出乎自然的，毫不羞澀的甜笑，真還是第一次見到。

他又想起她那雙永遠難忘的眼睛，仰望着他，充滿了善意。『她是不是想跟我說話呢？』他想；是的，她一定是的；祇因爲自己太笨，當時竟未看出來，辜負了她的難得的好意。

『真該死！』他捶着床沿，深切地痛悔着。

他內心更放不開她了。一連串的問題，浮現在他腦際，她叫什麼名字？住在什麼地方？家裏是怎樣的情形？在那個學校唸書……

這些問題比經濟學上資本的形成，經濟成長的過程，國民所得和購買力的關係等等問題，要有趣得多。他試着去尋求各種可能的答案，然後自己選中了一種比較合理的情況。他想：她應該有一個很美麗的名字，多半是單名；家庭環境一定很好，但也不會是特別富有的人家；弟兄很多，而她是父母所寵愛的獨生幼女。她的年齡不是十六，定是十七，不可能是大學生，而且她也沒有一進大學的窄門便自以爲是『大人』了的那種女孩子的派頭；可是她也不會是專啃書本最爲老師所欣賞的學生，所以不像在那個學生的衣服穿得像郵差的女中唸書，看她那種打扮和毫不做作的神態，很可能是美國學校的學生。

這些猜測並沒有什麼有力的根據在支持，而他自信是非常正確的。唯一使他無法去猜的是她的住址；當然住在高等住宅區，那是不消說的，問題在臺北有許多高等住宅區，不知是那一個？『可能是在零南路線上。』他想。

這是一種極其合理的猜測，也是他迫切希望解決的問題。

從此，他每天在零南路，以至任何一輛公共汽車上，祇要一想到，必定很仔細地搜索一番，希望能再見她一次。

一天復一天，她的蹤跡杳然；每當他瀕臨絕望的邊緣時，他必定重複誦唸着『信心產生奇